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餘編略例

呂子之評文非爲評文也即以評文論亦自獨有千古近代諸名選家不足論六朝唐宋以來論定詩文者夥矣有一足與之頡頏者乎有目者試取從來評語細加對勘當自得之實非予阿好也

呂子所評者時文其實古今文字之變無所不盡正惟其不止于文者無所不盡故古今文字皆不能出其範圍也讀者僅以評文求之則怪其與時選一例看承矣

呂子論文最惡顯頂故雖零星偏曲辨析研窮必無剩義正如江河之水曲港支流罔不充溢學者于此逐字反覆潛玩即可以得其原本之妙蓋此理本無微不入心思不到遂使義理有遺非細故也

呂子于先輩每論一家必各揭其精神命脈之所寄憑他用意用筆奇詭要渺而是非眞僞疑似不容瞞過分毫即起歸唐諸公于今日亦應頫首受判知言之能事至是而極于時下文字雖不無節取恕收要多大槩指陳以本文證合著語分寸令閱者高下了然其泛論源流派別又隨處發明彼此互見故編次但從各本摘錄善讀者自可融會得之若以詞理體格分類挽和或反失其本意之所在且亦無從查核矣

此編本即正編之餘故凡已見正編者皆不復載如辭達章中云云皆論文精義要語然正編既詳茲槩從略學者參觀之可也

各本序例記言附錄皆出呂子手筆雖非評語而實評語之弁冕也今于關係某集者仍就某集評語內首載之其有通論

文字及雜出他集者皆附見末卷後。

文章之變自當從原評本逐一講求此編亦止節存其槩其就文細論處多不能詳錄簡棄更為不少閱者諒之

竊嘗聞之呂子門人寒邨叟云先師之有事于評選也非以為時文也閔人心之陷溺而為是納約自牖之方也然必其為文也而後可與之論是非藉非文也而又奚論乎譬諸人焉五官具而後可與言五事五官未具則將不得謂人矣而何恭從明聰之足云故曰文所以載道也自世之為文者一以詭隨提取為心遂不惟理法之是議而惟流俗之所當是趨正聲既微淫哇迭起末流波蕩變怪百出始為輕浮佻達繼以猥誠俚俗而文章之法滅亡盡矣然理義人心所同然使人人去其詭隨提取之心而從事于文章之正道則必有以

薈然辨其是非好醜之歸。而自厭薄其目前之所爲者。又云先師謂文以理爲主。理精則文自高。葢指夫徒事于法者而言也。若直謂之無法矣。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乎。夫文之理與法。有合而助之功焉。而其事尤莫先于勿助長。準斯說也。則余是編或亦不戾于呂子之意。而卷首數篇。學者尤宜三致意焉。

康熙丙申仲秋晩聞軒主人車鼎豐謹識

呂子評語餘編目錄

呂子評語餘編目錄終

呂子評語餘編卷首

近世文字。自震川出。始能兌子固之滯雜。而千子表章震川之力。功更不小。然竊謂二公之論文。亦止論文之法耳。後來之說愈精。總不離文法。最上一關。却無道及者。不知古人用許工夫成此不尷尬者。將安用也。眼前紛紛。多不出朱子辭闢二途。江西頓悟。永嘉事功。而愚謂更當闢眉山之權術。去此三大患。必更有實得古人處。不知先生於狂言謂何也。來教云大丈夫當此時。欲以筆墨見長。可鄙甚矣。此雖執謙之言。然語亦有病。世衰道微。不患亂之不歸於治。患只成漢晉唐宋。不能復三代。正在此時之君子。存此理於筆墨耳。孔孟不得志。亦須存其言。豈以筆墨為可鄙乎。如徒以文法也。然後謂之筆墨也可。則且有不止於鄙者。如所謂頓悟也。事功也。權術也。其言之不精。則禍中於生

民。孟子所謂生心害政。立言者可不慎與。然則先生今日以著述自命。正當以宇內第一肩大擔子自任耳。何言之過輕也。答戴

擬仲

昨自山中歸。獨不見足下兩會文字。問之舍姪。云足下先數日過舍。至期不作文而去。強之不可。且與舍姪言。大約謂諸子皆游藝。已不欲游藝者。故不爲。其立說甚高。再則曰。即爲之。必不能勝諸子。故不爲。其說又益下。然高與下總不足論。即作文不作文。猶小節耳。獨以足下之病在心者深錮。其本指與某相背謬。故不得不一直告也。凡某之欲諸友爲文。非以希世獵名爭區區詞章之末也。人之樂有師友。晰明此理而已。理之明不明何從辨。必於語言文字乎辨之。知其所明者若何。未明者若何。而後得効其講習討論之力。故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既曰

輔仁。第須於仁乎取之。何事於文哉。蓋言者心之聲也。字者心之畫也。心有蔽疾隱微。必形於語言文字。故語言文字皆心也。惟告子自信其心。不復求義理之是非。分內外為二。故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直闢之以為不可。而自舉其所學曰我知言。今觀孟子之語言文字何如也。斯豈亦游藝所得耶。且吾所欲為文。非藝也。論語之所謂藝。註曰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文者。指其儀節言。法者。指其技術言。若禮樂之本。射御書數之理之所以然。則亦非藝之可名矣。故朱子特註文法二字。乃所謂末也。然且學者必須游習以博其趣。是則吾道無內外精粗之可分也益明矣。況以程朱之說。上求孔曾思孟之指。能體會其義而發明焉。則為佳文。不則相與辨駁極盡以期有合。此亦格致之一道也。奈何以藝之一字抹撥之哉。足下謂諸子皆

游藝。齋譏諸子之不志道據德依仁也。諸子於存心力行之功。誠有所未[illegible]。從此見理日明。其後亦未可量。前在山中觀足下所爲文。愛其筆力夭矯曲盤。固亦未嘗不能文也。特於義理有未然。故批摘其謬誤以相告。是足下工夫所少。正於志據依處有不的耳。其所以不的。正於文字義理不精察。則志非所志據非所據。依非所依耳。病在是而不思治。虧欠在是而不求益。悍然以爲吾自有所得。烏用是。是病者日益病。而虧欠者日益虧欠。以至於消亡也。且足下自謂於存心力行根本有實得乎。則其語默作止之間。必人皆得而驗之。即以今會業一事而言。若果不願爲。則當辭之於蚤。先期而來。及會而偷。可謂誠乎。晨訂而午變。言詞閃鑠。不可謂信。以師命而赴。不致告而避。不可謂敬。衆友羣集。即不作文。亦當終事而散。儵忽逃會。可謂無禮

如藝必勝人而後游。則古今之能游者亦寡矣。不勝人即不游。謂好學者如是乎。已則不能。而微訕他人。務以立異求勝。是不謙讓也。辭氣悻悻。傲岸而不馴。是躁戾而失養也。凡此數者。未病乎。抑本病也。不力行之故乎。抑不求知之故也。然則足下之存心力行。與所謂志道據德依仁者果安在。而欲以之傲人勝人哉。諸友平昔亦以足下瑰異之才。果毅之質。流俗希有。皆與某私相歎說以爲追琢有成。必非凡近所及。故箴規過於切直者有之。足下槩不爲已虛受。一擊不中。輙思憣然颺棄。豈何自待之淺隘也。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故曰百世之師。今既不能喜矣。又加憤焉。其志氣相去幾千萬里。更何以造舜禹之域耶。抑學文之事。實出於某。非諸友私集也。果欲諸友材質高下者。皆講習討論於其中。以求義理之歸。蓋某與天下爭學術是非

之界正在此。今足下自以本心力行爲得而不欲從事於文義其本指正與某相反然則足下之所非。不在諸友而在某之立說誤人矣而猶晏然自居爲足下之師。不亦大昧罔無恥之甚哉。自白沙陽明以來。以本心力行爲說。不求義理之學盈天下。目前竊其緒餘以鼓動賢豪者不少。足下既見某說之非。即當早自決擇。就其徒印證焉。或有以益吾子。使可朝悟而夕成也奈何依違腐儒之門。坐繫千里之足哉與吳玉章下同

大始來。得足下札。讀之不覺失笑。笑足下之强欲置辨。辨而益彰也。足下意止欲辨不赴會不譏游藝耳。然既云不譏游藝。不敢非我教矣。又云羣聚會友。不可謂非角勝。悅人耳目。專詞章而離道德仁。又云雖非世俗社比。然仍從事文義。可不謂譏之非之乎。且吾所貴於足下者爲心體有病。而足下曰氣質之故。吾

責足下以理義不明。而足下曰機調生澀。吾責足下以本事之失。而足下曰平日偏蔽。辭其大而任其細。飾其近而咎其遠。若以爲此日此事此心毫無過失者。則諺所謂自強者也。夫足下云云。自以爲辨之而無過矣。然而讀者以矛刺盾。但見足下之過益彰者。何也。此即足下輕視文義之效驗也。文義不通病在心有蔽錮。心有蔽錮。病在不求明理。欲明理奈何。亦仍求之文義而已矣。夫文義之不通。豈止不善爲文哉。凡言語書札動止無一足以自達者。故文義非細事也。至謂窗下抵題抒寫。請教質正。每月所限文數。未嘗不逾。而獨不可以會課。此更非也。某豈區區期足下以作文者乎。王唐歸胡。何足爲百世師。足下不欲作時文即已。何必強爲。但文義不可不通。而理不可不明爾。若既可拈題抒寫。則窗下與會課何異。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

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禮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古之學者皆以聚友論文爲樂。未有閉戶私搆乃爲有得者也。又謂會課卽角勝。起悅人耳目之心。必至專詞章而離道德仁。此更大謬不然。昔朱子論試士比較之非。謂其有黜陟進退以利誘人也。程子譏爲文悅人耳目。爲其以詞章求媚於世者也。若師友相聚爲講習義理之文。初無利誘。亦非求媚。卽曰角勝。角是非精粗耳。卽曰悅人。悅師友耳。又何患乎專詞章而離道德仁。果其專詞章而離道德仁。將角必不勝。而師友之耳目亦必不悅矣。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不讓於師。角勝之大過。則將仁可不任乎。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聞譽者悅人之所致。則將德不可飽乎。會課之角勝悅人。亦如是而已。足下何厭惡之甚乎。推足下欲迷好勝之意。一作文。卽欲使友朋歎服

而莫之指摘。此正角勝求悅人之隱根。雖日處膝下拈寫。而此病益深。不必會課而後有也。至於變化氣質。涵養性情。此是適道以上事。足下頭路未清。見解未的。方在未可共學中。何言之倨也。凡某之爲此言者。非欲足下之强順吾說而從事時文也。止欲足下通文義以明理。明理以去本心之蔽而已。乃足下嘵嘵徒辯其未嘗非師譏友。而初不辯其非之譏之之實。皆坐不通文義。不明吾說之所指也。今亦不須復辨。足下但取聖賢之書。虛心玩味。先通其文義。而漸求其理之所歸。不必作時文。有所見。即作古文論說亦得。或作講義。或作書牘亦得。此豈復有角勝悅人。專詞章而離道德仁之患乎。若文義未通。而曰吾以性命自負。道德自企。此又諺所謂未學爬先學走者也。世間或有此法。而某實不知。足下自信甚堅。則亦求其能助足下者而

問之可耳。某自揣非其人。誠不敢擔閣足下時日。他日足下遇其師。片言了悟。乃歎爲此腐儒枉費許時工夫。遲我早聞道。則某罪豈可逭哉。惟足下察之。

兩兄文各負奇偉。又何以相益。無已。竊有所質。兩兄之爲此文也其心有篤好。爲文固當爾耶。抑外間風旨乍更。爲決科之利耶。篤好以爲當爾。則志定而氣堅。必有進而無退。不至於古人不止。若猶未也。則決科之意急。而爲風氣所驅也。風氣有何定。一津要倡論於上。朝行矣。升沉局幻。暮復變焉。爲文而由此。則志惑而氣躁。庸流乍撼之。不動也。數鉅公沮之。稍動矣。數名宿引之。又動矣。或得或失。誘之挫之。則大動而不能自主矣。出門抱行卷。自以爲逢時。數十日抵郊畿。闈時尚又不爾。同惑失措。則今日所爲。安知非他日所悔乎。文由心生。心正則文正。心亂則

文亂。此不可不辯也。某之論文。亦止如此。未嘗期其書之必行世。世之從吾言也。適與時論相湊。謂其功足變風氣。為近日選家之勝。此某之所深恥而痛恨者也。但使舉世嘩罵。取以覆瓿黏壁。錮其流傳信從。如孫氏烏喙棻。朱門偽學禁。莫不拒絕遠避。而有人焉獨以為不可不業此。此則某之論文果有功。而其不止於文者亦駸駸乎出矣。答柯寓匏曹彥士

竊嘗謂三百年來詩文無作者。或曰是有故乎。曰有。病坐制舉業罪至此乎。曰舉業無罪焉。學舉業者爲之也。人之知識。如果核之有仁。而草木之有荄也。枝幹花葉。形色臭味。天性具足。雖妍媸萬態。莫不各有其生趣。在灌溉之以水。滋治之以糞鐵。厚之以垢壤。時經不拂其性。光華爛然。反是雖天性具在。而生趣萎瘁矣。朽枿敗腐。蒸出芝菌。非朽敗之能爲芝菌也。養之者厚也。

剪綵而綴之一枝之間。而四時之花具。然而人不加賞者。其生趣絕。其性非也（缺）爲舉業者。皆有俗格以限之。循是者曰中墨稍異則否。雖有異人之性。必折之使就格。而其爲法則一之曰套。取貴人已售之文。句鈔而篇襲焉。無隻字之非套也。以是而往試輒售。其爲力省。其見效速。父以是傳。師以是教。則靡然從矣。夫人之知。誠必有所緣而（缺）益熟。熟乃成性。則不可復易也。唐康崑崙琵琶爲長安聲樂第一。而刷于段師善本。德宗令段師授康。段曰。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耳。套也者。三百年來文人之本領也。以此掇科目。獵榮聲。爲仕宦提衡。器不生得力之處。雖魂夢間不能自忘也。且身既貴顯。職在淸華。或素有文字名。諛客日進。贄金帛乞數言爲光寵。幸載名字。彼方嗲然談文章。論得失。義不可辭

曰求嘗學也。又不可下問。則悍然爲之。於是若作詩古文辭。則又不知古人爲學之法。即有告之曰。是當多讀書深養氣。如柳子厚所謂取道之原。旁推交通以爲之者。彼將曰是老死具也爲力省。見效速。吾故用吾法耳。試以爲古文則儼然周秦兩漢六朝唐宋矣。以爲詩。則儼然漢魏晉宋齊梁全唐矣。凡此皆可以套得之。則又就其中擇其名之最盛而易飾者套焉。文則必周秦漢也。詩則必漢魏盛唐也。立說既高附和尤提流至今日。其焰益張。雖高人名士。禪客女子。無不翕然論體格。擬聲調。作煙火臺閣塵土酒肉語。云是正宗。遂牢不可破。此無他。天下庸夫多而有志於學者寡。惟此可不讀書而能也。若曹固不足道。弘正嘉隆之間。名公迭起。得斯道之正者凡數大家。幾入韓歐之室矣。然以語神明變化有難言者。則猶本領之未忘。舉業之

累于斯乃見耳。古處齋集序

今日文字之壞。不在文字也。其壞在人心風俗。父以是傳。師以是授。子復爲父。弟復爲師。以傳授子弟者。無不以躁進躐取爲事。躁進躐取。則不得不求捷徑。求捷徑。則斷無出於庸惡陋劣之外者。聖人之言曰。性相近。習相遠。子弟之初爲文。未有無性者也。教之者曰。此轉若不合。此語若不熟。此一筆太遠。此一解太高。此一字一句未經諸貴人用。凡室中有光頭線裝書。一切戒勿觀。朝而鈔。夕而燒薙之。不至於庸惡陋劣焉不止。未幾而揣摩成。以取甲乙。如拾遺也。吾聞之先輩大家。研究聖賢之書。浸淫於古文字。不知壘幾凡。退筆幾簏。敗紙殘稿幾百束。而不敢幾一得。今之圈鹿欄牛。胎毛尚濕。調弄之無。鈔仿套數。朝塗而夕就矣。羣謂某某已如法。將必售。則果如若言。其所謂轉不合。

語不熟筆太遠解太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閱光頭線裝書者大約未必售售亦離離如曉星輒曰其人數偶耳嗚呼何其言若符券也人之愛其子弟則期之以聖賢或爲名臣豪傑最下亦不失爲文章之雄何至突梯滑稽驅之使與雞鶩鳧等吾讀其文知其父兄先生之所願望不過爲拜盧黃門由竇尚書吹籬侍郎而已故其言曰制舉業之於科目猶叩門之有甎楔也門啟斯擲之耳且君之欲入斯門也何爲也哉爲其美官也爲其多得錢也然則其視舉業也猶之乎穿窬之有鍬鍤盜俠之有斧七耳排其闥發其秘藏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又何甎楔之有程子曰子弟患其輕俊當教以經學念書勿令其作文字古之人以聖賢之學爲學故其視文字也猶糠粃糟魄然慮其玩物而溺志也今天下之視文字殆不啻糠粃糟魄矣豈皆學聖賢

之學者與人未有不戀其妻若子者矣而游方之外者吸光景練精炁以離坎爲媾精以嬰胎爲孕育其視棄妻子直敝屣耳情生者無不以爲難然而文信侯亦能之故一妻子也或敝屣之以度世或敝屣之以釣奇其心之善不善豈直雲淵也哉今天下之輕視夫文字也亦若是而已矣惟其視文字也輕故明知其鄙惡陋劣而不以爲恥曰吾以釣聲利弋身家之肥而已程子曰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則知舉業亦可以爲伊傅周召然而聞此說也則羣啞啞而笑矣魏收引據漢書以斷宗廟事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証經術今天下豈特以制舉業爲糠粃糟魄也哉其視四書五經亦猶博士之於漢書焉爾謂其中有吾所當致知而力行者焉則又羣啞啞而笑耳以故學究之支離儇薄之荒僻佛老異端之說浸潤陷溺焉而不知其非此

年以來亦復知有傳註之有切於己所當致
知而力行者也特以時尚焉耳科條焉耳則其視傳註果無異
於異端佛老之說也無異於異端佛老之說則今日可以爲傳
註者明之日復可以爲異端佛老何則其心壞也以既壞之心
而求明書理不明書理而求文字之復古是斷根株而求華實
塞江河之源而求波濤之奇險也有是哉天下明知爲庸惡陋
劣而不顧者謂挾其術無不應也蒲伏新貴人之門求其平生
得力之處以爲枕秘饒倖尚竊之徒鼓其谷腹妄爲大言至汚
極鄙鄭重而授之如長吏右值條法戒其子弟雖千金弗傳矣
然一家之村五都之市比戶聽之其枕秘如一也雖有才人困
躓場屋則不能自振亦復稍稍爲之故一省儲名之士幾及萬
人其不能揣摩如法者約二千餘人其不願如法者數十人而

已。餘擾擾數千。皆所謂如法者也。而題名者不及百人耳。所謂不願如法者。榜必有數人焉。雜立於其間。此數人者。殆天所以扶斯文於不墜乎。然世卒謂如法者獲多。故雖屢受鍛刖而不悔。不知夫如法者以數千人中而得數十人焉。不願如法者以數十人中而得數人焉。其於多寡之計。當必有辨矣。且庸惡陋劣一也。而數十人得舉。數千人得黜者。何也。曰數十人幸而數千人不幸也。夫所貴乎庸惡陋劣者。謂挾其術無不應耳。而亦有幸不幸焉。吾又何樂乎為庸惡陋劣者乎。故曰文字有常賢。科目無常遇。其人當遇。雖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遠。解太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鬪光頭線裝書。而不能禁其為遇。苟不當遇。雖庸惡陋劣。極揣摩如法。而不能强其為遇。人知文字不與祿命爭得失。則其作文字與讀文字之心。皆不出於釣聲利弋身家之

腴然後觀文字也重重則禮義之悅根於心而廉恥之道迫於外雖日撻而求其肅惡陋劣也不可得矣雖然以予一腐儒之力與億萬肅父兄先生爭其勢必不勝又況其躁進躐取之法更有出於文字外也東臯今集附舊序

晚村語余天下藝事皆存而時文獨亡余竊疑其過反覆偶詳而歎斯言之不我欺也凡藝事細瑣皆生人之嗜好足以留之故精多物弘雖戲幻無益若可與至道相終古求有舉天下蹴踏唾唾之物而猶有不亡者今天下惡時文也至矣理學家曰害道也志節家曰失足之資也經濟家曰於世無用也詩古文家曰不可以名當時傳後世也然此數家者雖甚惡之實皆不足以亡時文何者佛老陰陽醫卜書畫歌伎擊刺工賈之屬道不同無不相為非笑然其術益精而傳益久者外人雖惡之而為

之徒者深信而篤好之也。故天下惡時文。時文終不亡。爲時文之徒者惡之。斯眞亡矣。捩濮汕之棨。抱凍齏之甕。秋蚓寒螿。哀吟達曙。與昔之篤學好古者何異。然若有所迫脅驅使。大不得已而爲之。顧斯須儆棄以爲快者。何也。凡夫集註章句之所以尊。周程張朱之語之所以至。六經諸子左國莊騷史漢唐宋之所以合。前輩作者源流家數之所以分。體製法度創意造言之所以歸。古今典故記載成敗議論之所以辨。茫乎蕩然。一無所關切。而別有一尷尬麻糊腐爛之具。羣目之曰時文。夫如是矣而不亡。然又不止此也。今之理學志節經濟詩文。其初未有不起家時文者也。或終老不能爲。或爲之而不精。或精而不得其力。於是乎逡巡逃遁、取名品之最高者托焉。試使數家者拈題伸紙。吾知其於尷尬麻糊腐爛之外。無他發明也。故爲理學志

節經濟詩文不成退而爲時文之徒猶有足觀者今皆爲時文之徒不成退而爲理學志節經濟詩文宜其蹴踏唾棄又特甚而不可返也文字藝之一時文又文字之一耳世家遺澤凝結於斯嚴師良友四方倡和資助又略備自少至壯其志氣神明精力非此無所用如是以圖一時文而尚或未成忽焉即以此不能時文之人無祖宗之澤師友之資少壯攻苦之力轉而求聖賢豪傑所欲然不能自必之事朝爲而夕報成焉其亦難信也今天下幾於無不惡時文者然而道益害足愈失於世仍無用更不足以名今而傳後則時文之不足惡也明矣惡之甚匪獨時文云其爲理學志節經濟詩文先云也使皆頫首抑志而讀是書理學者於此得邪正之準志節者於此析義理之微經濟者於此辨功利之非詩文者於此辨雅鄭之故則既村之所

存。豈特一時文而其所救正者。又豈特爲時文之徒而已哉大題

代序

右纂錄文集七條

四子評語餘編卷一

楚郢後學東鼎豐雙亭氏編次

歸震川稿內摘錄

震川全稿成。先生閱前後序文，皆不愜，後於初學集見兒文。文附後

曰，是雖不言制義，而太僕文章公案，畧見於此，遂用之。門人問曰，太僕以古文為時文，故近是耶。先生曰，否。文即文耳。何古與時之有。曰古曰時，是二之也。文以古為時，則太僕強造為太僕之文耳。於時文且失其宜矣，奚取焉。曰，時文自有格式，豈竟與古文同耶。先生慨然曰，此正後世論文之病也。今即與子言古文。夫騷賦有騷賦格式矣，奏疏有奏疏格式矣，碑誌有碑誌格式矣，其為記序書傳，論策傳贊，哀誄銘頌，辨難喻說，下至演連珠大小言之類，不各有格式乎。曰然。然有謂某以古文為騷賦

某以古文爲奏疏碑誌記序之類。則公必笑之。何也。蓋略格式而專論文。則均之古文。不可貲斯名也。夫旣略格式而專論文。卽時文何異焉。然則時文皆可爲古文乎。是又不然。其不可爲古文者。雖騷賦奏疏碑誌記序之類。唐荊川所謂以大地爲架安頓不下者。皆煙消草腐。與今之時文同也。時文之足傳者。經緯終古。光焰長新。與古之傳文同也。惟今人視時文。必以烟消草腐者爲正宗。見有異乎其狀者。若馬隊之驚豪驅也。而又不敢遂非之以貽笑於識者。於是乎有以古文爲時文之說。故善爲文者。自騷賦奏疏碑誌記序以至演連珠大小言之類。皆一焉。而何有乎時文。其不能一者。時文則時文而已。必不可爲古文者也。非不可爲古文。不能爲時文而已矣。此可於先輩驗之王守溪。瞿昆湖。鄧定宇。李九我。湯睡菴。許鍾斗諸公。非時文家

所稱正宗者乎。然其文集具在。曾無足與太僕平衡者。何也。大都不能一者也。不能一者。非其古文不如。乃其時文故卑也。若太僕則不知有所謂時文者。故其文集亦不知有所謂古文焉。一而已。既已一乎。則以此序太僕時文也。文何爲而不宜。小子志之。而亦求夫太僕之所以一者而已矣。

記言○錢牧齋題歸集云熙甫生與王弇州同時弇州世家膴仕主盟文壇海內望走如玉帛職貢之會惟恐後時而熙甫老於場屋與一二門弟子端拜雜誦自相倡數於荒江虛市之間嘗爲人序其文曰今之所謂文者未始爲古人之學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詆排前人弇州笑曰妄誠有之庸則未敢聞命熙甫曰惟庸故妄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年頗自悔其少作敢稱熙甫之文嘗讀其畫像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服之如此而文同熙甫誌集文絕佳惜銘詞不古推公之意其必以聱牙詰曲不識字句者爲古耶不獨其護前仿在亦其學問種子埋藏八識田中所見一差終其身而不能改也如熙甫之李羅村行狀趙汝淵墓誌雖韓歐復生何以過此以熙甫追配唐宋八大家其於介甫子由殆有過之無不及也上生於斯世尚能知宋元大家之文可以與兩漢同流不爲俗學所漸渡熙甫之功豈不偉哉傳聞熙甫上公車

貨騾車以行。熙甫儼然中坐。後生弟子執書夾侍。嘉定徐宗伯年最少。從容問李空同文云何。因取集中于肅愍廟碑以進。熙甫讀畢。揮之曰。文理那得通。偶拈一帙。得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挾冊朗誦至五五十餘過。聽者皆欠伸欲臥。熙甫沉吟諷詠。猶有餘味。宗伯每歎先生好學深思不可幾及如此。今之君子有能好熙甫之文如熙甫之好子固者乎。後山一瓣香。吾不憂其無所托矣。

循章演句。討取虛神語氣。近日村裏教書。坊間選手。三等秀才皆云云。何足以論先生學者之文乎。學者之文。所見高卓。泚筆直達其所見。道盡而止。有所發明於經傳。裨益於後學。斯善矣。又何必虛神語氣之有乎。或曰。時文自有當然之則。公亦重言法矣。豈學者不嘗以法論乎。曰。非謂可以無法也。法從理生。即虛神語氣亦從理生。理不足而單論法。此時下之似法而非法也。理既足而法有未盡。此古人之所輕。而非其所不知不能也。太僕自謂作文已。忽悟已能脫去數百年排比之習。向來亦不自

覺。何況欲他人知之。爲之賑然。然則古人用力之處。非今人之所知也明矣。

【[illegible]於章文】云云。【評】震川先生云。爲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無出落方妙。此文眞不愧斯言。其胸中自有鑪鞴。取題之精神烹鍊融結。自成法界。外間紛紛。止向糟粕渫爐擲摹形象。何足以論先生之文乎。如中二比摶挽變化於語句之外。得兩家之神。乃人所夢想不到者。而陳名夏張自烈之徒無知妄論。以爲失却三與字。以乎字代之。非寫生乎。夫與乎皆疑詞。以上面文勢用乎字宕下。故卽換乎字以接出惝怳之致。有何差礙。而猜猜不已。此直自供其不通耳。於先生何病乎。

其當理處。皆得力於經學。非講說之所及。亦非古文之所生也。其不當理處。則務欲於經傳註疏之上高出一步。此則講說與古

文之通病。太僕習而不察耳。

長句用三十餘字。惟震川先生有此神力。他人便覺冗漫矣。古文中能用長句者亦不多數人。朱子用之集註。尤見精神。袁黃不通文章之道。妄肆譏彈。而改爲佻削。甚矣小人之無忌憚也。

文干子 凡秦漢之文。未有不粗枝大葉者。此震川先生獨得其神也。**評** 秦漢之文。未嘗不粗枝大葉。然非以其粗枝大葉爲美也。震川精於理。密於法。而出之以沛然之氣。渾浩流轉。斯爲獨立。若粗枝大葉。不過言其不修飾耳。以不修飾槩震川。且并槩秦漢。無論其淺陋。且使後世黃茅白葦盡托之古人。則其言貽誤不小矣。故辨之。

文至不可方物蹤跡。惟神於鑿者能勘驗之。次亦須近其境。乃與咨歎無知者且以爲率易。爲短縮。蝍蛆甘帶。鴟鼠嗜糞。如以清

泉沃之，但見其頹悗不堪而死耳。

風水相遭於澤陂，則舒雲蹙鱗，縈縠亂霧。至乎滄海，則橫流逆折，傾側濆旋，放空虛而楫無垠，天下之奇觀止矣。然皆自然之勢也。

凡天下爲文，欲求深一步者，只爲不見本位耳。見本位，則不敢求深矣。凡文多閑文做作者，亦爲不見正意。胡亂綳布，若知正意之所在，則做作便不是，他如何有。

文章曲折，本乎題理之所有，則千變萬化，總能妙合自然。但於語氣求肖，於文調求轉，便走入斷港死路。

文字樸實，頭說得出，即見思學交至之功。若求仿套於爛冊子，與換新異於自肚皮，未有能工者也。

體認精密，則易落圓軟。惟先生文愈精密，則愈見剛大之氣。蓋其

體認總不在口角詞語之中。故與圓軟家似相近而實相遠也

巧笑倩兮章文云云。**評**文至皮毛落盡。精神獨存之處。直是絕迹而行。起滅由我而規矩神明無不並至。斯最上之品也。陳百史評此文云簡而未該。予讀之不知其妙義所存。今我不覺失笑。爾欲知此。自須再翻箇筋斗。

不起峰巒。不設罏竈而其逕岸幽深。則隨路皆仙區也。其烹煉古雅。則遇物皆法器也。

震川有言。近來頗好剪紙染采之花不復知有樹上天生花。要之紙花只好挿瓶掛壁。一到眞樹上便去不得也。

震川自謂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以爲恨事。可想其未出之蘊。

質實之文多結澀闕滯。至先生則愈質實愈見其瀠洄浩蕩。如江

河之流其中魚龍土石品物萬變總不覺其有此不可與爭斗斛之量也。

絕不向語句下偷勝竊氣老老實實只講正面道理此所謂札硬寨打死仗鬭力而智在其中諸君即精於兵法不能敵也。

人之過也節文云云**評**如此文方可謂之圓緊未嘗不是王濟之一家法然非王濟之所能攀躋以其從古文翻身也從來如許子遜李九我亦講圓緊則又王濟之之罪人矣。

機法則緊而氣勢儘寬閒不入圓緊家數此從古文出身之不同處也。

極圓極緊其圓緊者理非機局語句之謂也機局語句講圓緊便成軟俗正與此相反。

大江大河終古崩騰東注而其象只如新出人以為氣浩大也不

知單是氣。便有盡時。氣之所以不盡。須有箇本原在。東坡自言如萬斛泉瀉地。曲折無不如意。他亦止解得氣上事耳。震川之氣。却有本。

王荆石作太僕誌銘有云。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鄭衛之音。蠻夷之舞。曰無所容。可以語先生之文矣。不向肢股間藏鱗露甲。滙侖磅礴。取大意於語句之外。直僧繇點睛法也。太僕嘗云。中有實物。混於數千卷爲言中。有見孔者必能別之。豈欺我哉。

言當於理。則似乎平淺。而深切至味。乃所謂高也。俗學之平淺。則眞平淺矣。此須講究有得者。方於此信得及耳。

只是理眞故氣足。不發明此義。懸他論文高妙。僅僅皮毛上事。

對仗圓穩。必多紐揑那借之談。體認曲折。必多軟媚甜熟之詞。震

川何以不犯只有吉的當氣從理達故也。
純用虛字轉側停頓近時頗講此法而軟俗之聲聒地看古人於此直恁神妙請學者即將此做箇題目入思議來。

文起 一路空漾而時以實語確語補綴聯絡氣與題肖理亦與題肖**評**如干子言直不如震川之文矣震川之文純就理體直達而氣與之遊所謂一路空漾者皆理之確實爲之也若賴實語確語補綴聯絡而後與題肖則時文義襞之病震川所異乎流輩而可上追古人者正在是耳干子所見止在章句之間宜其言之陋也學者以此言求震川則敲誤不小矣。

陳百史 凡文用之際之間諸字皆四六體非古文法也古文如漢人皆用之字文勢錯綜無可復議若時文比比分合而疊用之字則篇句複冗不成段落矣**評**按先生用之字文法固有太複

觸處。亦其筆勢熟慣。不暇洗琢。然初無損於長江太嶽之觀。以此指摘先生。已屬夏蟲井蛙之見。至謂之間之際皆四六體。非古文法。時文疊用之字便不成段落。真不通之村談。直謂之胡說可矣。

歸公文繼韓歐渾涵羣品。而其說理最爲樸實謹密。後人徒欲以寬衍夸曼擬之。不知無此種樸實本事。則其所謂以古文爲時文者皆贋物也。

增一分大樣閒話。則少一分真實了義。故今人支蔓之詞。先民非不能。直是用不著。亦無許多閒工夫也。

小題說大道理。人都在外邊裝貼上去。故大而無當。震川在裏邊舉起便得。只是道理熟。自然大。此真僞之辨也。

文無訓詁迹相。亦不落空混機鋒。總是見地著實。故下筆迺然。但

求超然則不超然矣。

以後儒註解入聖人口氣。此是先輩拙朴過火處須善會之。至其精神透越。自有不可掩者。又正在老實拙朴中得力也。

隨地曲折。得手應心。如萬斛舟乘風坐溜於大河長江之險宛轉自在。一瞬千里。觀者驚歎其安流不見舟中轉篷捩柁一片細心巨力也。

張爾公行文高視濶步。展拓盡態。自是游泳古文得來。後人不善學太僕。僅得其似。則流而爲膚爲鬆。爲一氣順爲軟靡不振之病。須再取稿中簡勁深老之文讀之。得其堅凝之氣。然後可以效其博大。評 太僕之博大。皆從質堅得來。正與膚鬆軟靡相反。吾未見有學太僕而爲膚鬆軟靡者也。救膚鬆軟靡。正當以實學。不當以簡勁深老求堅凝之氣也。有實學則氣自堅凝。不則

簡勁深老亦僞妄。諸評但知講文氣。故讀與規皆皮相耳。是亦無實學之病也。

凡爲文不肯正面實講。只是道理不明。講不出耳。乃生旁敲借擊討便宜法。此不學者無聊之術也。後且反謂不宜正面實講。豈不斷絕讀書種子耶。讀先生文。當求先生何以能至是。

累墜題後人多用凌駕破碎。或短比輕點。不能實做。正是力量薄。然時眼看慣。反喜變亂而惱實做爲板重。不道文字合如此。非板重也。板重之病。在詞調。不在意理。

意足則神思安閒。此氣度可學。而不可以套取貌爲也。

風神淡蕩。其力浮於筆墨之外。又無脫落不聚之處。深於古者乃知其用意耳。

大學之道節文 云云。**評** 精乎理。熟乎經。馳縱乎古今文字之變。而

後能順心脫手。快然出之而不疑。天下之樂。孰過於是。正使豎儒指摘駁亂於其下。豈足動先生一軒渠乎。篇中直用六經成語。正是化工手。而或且譏之。妄人不知好惡如此。震川嘗自謂巳未墨中。用齟齬不合勞苦不堪八字。偵彼醜詆。丁未中庸位育題文。用山川鬼神莫不乂安。鳥獸魚鱉莫不咸若。房考大創批一粗字。因歎舉子剽竊坊間熟爛語。五經廿一史。不知爲何物。豈非孟子所謂邑犬羣吠。吠所怪歟。先生文品震世已久。評者猶云云。何怪當時之按劍也。

物格而后節文云云。**文千子**八件倒一字不得。倒用一字。則爲上節矣。此文尺寸不苟。**評**千子所稱。稱其法也。吾所圈識。亦指其神於法也。然法雖高。可以蒙而得。震川是文之不可及者。在其逐股貫講道理。皆深造自得之言。非時文鈔撮之所當有。不可

以套仿求也。但多讀書講究。則自見矣。學者勿僅在圈識處泥眼。圈識者。時文之準繩。不圈識處。不可以槩語。須其人深造而自得之。乃信斯言不妄耳。

題若空衍無奇。則但於局陣求異。好新者爲凌駕破碎。仿古者爲挨講轉換。拔止矣。識者觀之。其空衍無奇如故也。太僕拈來。便句句有精理。令人尋繹忘疲。此有本與無本之別也。

題多排比。人或以巧法經營。或以氣勢運轉。總不若先生以理爲行止之官。而法與氣自赴也。

輕輕淺淺寫出指要。詞不煩而味自足。視添撰浮夸。都成孟浪。支瑣多。則本義益障耳。

清真之文。欠弘達。弘達之文欠切寔。惟太僕能備美耳。

文章到極妙。只是得其神情於語句之外。用意都在淡蕩間。令人

往復不已而其味愈出。此非近人之所能領也。

穆穆文王節文云云。**文千子**一氣奔瀉。瘦硬蒼嚴。**張爾公**簡鍊精確。而長江大河之勢自見。**評**理至則氣達。達而不泛溢於支辭。則簡。簡而出折迴意於不窮。則理益厚而氣益充。此瘦硬蒼嚴而長江大河之所由然也。千子爾公見其氣體矣。百史謂其牽顚操筆。何微妙之存。其諸鑿者無與乎鐘鼓與。

會全題之意。如家人之面目。雖夢寐能舉。而後以法爲之。故著筆如生。震川嘗云。畫耳目口鼻大小肥瘠無不似者。而人見之以爲不似也。其必有得形而不得神者矣。人皆從耳目口鼻大小肥瘠求似。故累隆支離耳。

行文之或整或散。因其理勢所至。作者亦有不知其然之趣。那伯常所云文成而法立也。淇奧節文末段。若大僕當時用排體。亦

必別有風致而彼忽單行又見錯綜疏宕之妙乃千子以爲前整齊者後必單行已成呆話而百史又貶其散爲疏緩則又粤雪蜀日之見矣

疎疎浩浩淡淡悠悠若無意爲古者乃所爲眞古也

艾千子先生之文以氣爲主有以澎湃浩瀚爲氣者史記之封禪平準書之類也有以精悍圓緊爲氣者史記之論贊類也然皆其氣而御之騁文以排偶爲體而能本史遷之散爲整體變不傷者其惟先生乎**評**東鄉但知文字體氣故說來說去散處要之震川文字之妙在理蘊精到高人數等故出耳論氣已落第二義况整散粗迹耶

不分明便不成道理若不會融貫通會則疆界皆在之家終不可以入道也惟先生於此理顛倒橫竪

如一。故區畫疆界。能絲毫不混。

每題中有繚結盤錯。及關竅屈曲之處。經先生營搆。便無微不出。而渾成無迹。更難。蓋他人專於此處講究。賣弄亦在此。不得不斗筍有迹。先生只看得理足。而妙法自在其中。原無意重此。故自然無迹。非別講無迹之法也。別講無迹。則又有無迹之迹矣。

文章有前整者後必散。**評**此種醜論。似高而實卑。若以爲活變而反成死法。誤人不小。不可拘也。即前整而後不散。或前後皆散。亦復何異。

文或偶。或單。或整齊。或零散。或大散行中藏小偶。或對偶中有參差長短。或流水直下。而其實對仗精工。令人不覺。或排比到底。而起伏開合。只似一股。但看人作法如何。勢到局成。神行官止。豈有一定之法。況文之佳惡。初不在此。千子每以此論大家古

訣。多見其陋也。

勝理極密而體勢極寛渾侖看。有渾侖之妙。碎拆看。有碎拆之妙。

古人服倒杜詩韓文。正爭此耳。

忽於中間宕開一波。是古文用閒之妙。却正使題意精彩百倍。若不當緊要。是爲眞閒。眞閒則謬矣。

精密遒勁。如神禹鑄鼎。細悉萬象之眞。不特其型范之奇。非人智所及。亦由其採金煆鍊之精。足使纖毫畢露。而大物渾成。學震川者須見此意。

文中引用成語。雖多異流誕詞。然自我引用。又別自意義。朱子講語。亦時借二氏之言。却未嘗於理有弊病。只看道理如何。此不足爲大家病也。

理眞則文愈輕而力愈厚。愈淡而味愈永。此可爲知者道耳。

隨題寫意意到局成若無難事正使人經營竟日越差排越不停當乃知作家之難也

其見理真而高而細而活此數字缺一便不能到先生田地蚍蜉不知而妄撼皆韓子之所謂羣兒愚也

周公成文六句文云云**評**是絕大絕奇文字即稱之爲高文典冊猶屬皮相直看透聖人全體大用得其制作所以然從禮字原頭說下精粗義數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此其理之大也把捉大意破空橫行不屑屑依文演氣而題句無所不該又未嘗有溢思閒筆寥寥短幅讀之如長江東注袞袞不盡此其文之奇也千子稱其推體至情尚落小樣餘了譏訶乃鷃雀笑鵬運更不足怪矣

文至簡當地真不爭多些子後來只是閒套頭儘力添揑具眼者

以爲未嘗道得一句半句也。

理解精熟于筆高古。故變化在我。無復繩削準擬之勞。視世間講格式講機勢者。皆蟲蟻自作穴中語。病者聽之。驚若牛鳴耳。

〔文五峯〕古筆單行。得韓歐之神。〔陳百史〕中段單行。非數句數節不可。若單句題忽於中段散落。則漫漶不緊嚴矣。〔評〕文之古不古。高不高。豈以單行偶對分耶。二評皆低。而陳論尤陋。數句數節。先輩多以短比對副到底。而開合轉折變化。出奇無窮。單句題。亦有波瀾議論。忽於中段用散落。別開生境者。豈可作此死板說法耶。

刻入深際。躍出象表。而後能傳言外之言。開境外之境。此種妙處却源於莊叟而禪家竊之爲機鋒作用者也。

畫家寫面影及樓臺殿閣。必帶二三分側勢。不爾便動手不得。惟

先生文處處是中鋒用筆正面實寫而縱橫跌蕩變化不窮豈
非化工神力。
春容大雅詞義鴻懋乃是盛世臺閣文字緣其背法尊貴望而歎
爲天神若肥頭團臉苟取榮膴者到處都是是爲賤相豈足以
言冠冕哉。
蓋直寫去如大江東注隨地爲曲折却只是一脉赴海其氣足也
東坡作昌黎廟碑久不下筆忽得二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
而爲天下法以下便順勢疾書而就其作温公碑云公之德至
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敝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後欲其
畧一時遂以其文爲至古人於此用力不是鍊詞句尋議論正
如書像者必將其人形貌精神熟視于心目間所見既的忽然
下筆乃能神肖今只於口鼻眉目較分寸於衣褶着色求工巧

雖模樣依稀。畢竟非其人也。

空拳大話。便不精深。精深則氣局不大。此兼之難也。

周介生 渾古之極。先生短章常有勝於大篇者。陳百史 震川長篇渾浩不愧歐曾。至於短篇。寥寥數語。言既短縮。而意無餘味。亦當日偶爲之耳。必以短勝於長。過矣。評 雖寥寥數語。而言簡意厚。自然含蓄有味。正使後人竭力婉發。無能出其圜中。此眞先生不媿歐曾處也。百史以其粗心求古文形似。其自爲文。亦膚廓緩滯。無足觀者。宜其尋佳境不得也。若介生所云。則又東坡所謂小兒强作解事者。先生文長短各極其妙。以多寡較工拙總屬菜傭之見。此等評本不足存。恐其說足誤後人。故錄辨之。

題苦平板無出色。只坐看得道理粗淺耳。於是講變局。求新論。支空架。出偏鋒。總於粗淺中尋方便法門。越裝扮奇巧。徙自呈其

粗淺之至也。入先生手。極庸腐事。更見精新。此豈可求之體勢名句間乎。

楊維斗 筆勢飄舉。力大則輕。**評** 力大則輕四字。極善於論文矣。然使人望洋而怖。以爲不可學而至也。吾爲下註曰。力之大者。只爭見識高一層耳。問見識何以高。曰。只在看書仔細。看書仔細。豈不可學而至者乎。

字字還他正位實地。不弄一毫花手。此是絕頂力量品格。吾嘗笑陳同甫自謂不能研窮義理精微。辨析古今同異。而又自詡爲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古未有不能研窮辨析。而能堂堂正正者也。其所謂堂堂正正。只得一箇粗工。如虞川真可稱堂堂正正。惟其精於義理精微。古今同異也。

朴實頭地寫去。不見其神奇處。而精深雄渾。理至法高。易者不能

徑其力。智者不敢衒其巧。乃知天下神奇。莫過此朴實頭地也。朱子集註。字字秤停而下。無毫髮之憾。故雖虛字語助。念去似不著緊要者。思之其妙無窮。慾人改換一二字。便弊病百出。乃知其已至聖處也。惟先生行文見得此意。其至平極淡處。都從道理千錘百鍊而出。不但人不能爲。亦不能知矣。

劉明於庶節文云云**陳百史**參用易語。爲後人借徑。作此題宜從虎書斟酌論議**評**用易語何害。後人安能借徑易語於諸經尤難用。正苦人不肎借耳。學者爲文。自當根本六經。融會貫通而雜用之。但問理合與否。熟於心而注之手。汩汩然來。足以發吾意。而不自知其爲何經。乃佳。若作此題。必据此書。便是笨伯死法。必無佳文矣。此種議論最淺鄙。皆不會讀書人秘訣。世間四書備考五經類語等俚鄙不通之書所由來也。〇看此文者必

以爲板實不知此板實是大僕眞本領。諸君未到此地。且懸此
境界以俟異日。莫便一笑置去。

吾論文最不喜說圓字。圓者軟熟之美稱。文至軟熟。其品極下。更
無長進之日。亦無救拔之方。震川先生圓處。却純是顏筋柳骨。
何嘗有一點軟熟氣。可知世間之所爲圓者非眞圓也。

凡作大文字。固須間架高濶。然間架實恢擴不開。須從識解求之。

凡文至無生發處。入作家手。卽無生發是生發。得此訣也。變化宇
宙。生心在手。總無窮途死地矣。

如題須運旋無迹。曲肖白文而止。近人講如題法。無大氣舉之。柰
子所謂弄死蛇者也。

如水落槽。不欠不溢。如金人範。不躍不流。須知此妙若以法求之。
便成死板。但要道理爛熟。則沛然無疑。人看以爲樸鈍。不識其

縱橫自由處。直是生龍活虎。

文章裁製。須有倒用大司農印手段始得。方其未下筆。意中境界。全不如是。及其局一成。覺天造地設。必須如是。此豈有一成死板法度哉。

物交物句文云云。評此等題極易作纖儁之言。纔著纖儁。即落晉人籓籬。入莊列香火。與孔孟風馬牛矣。看先生著語。字字深微精切。却自正大莊嚴。如大儒高座說經。彼捉麈尾者直無開口貼脚處也。

古人學古文。皆變化不令人易見。令人鈔套古文。惟恐人不知。此眞僞之辨也。如韓歐記序碑志文字。皆極意摹仿史記。然不能指其摹仿者何篇。此所謂變化也。韓之變化。笴笴生奇。固不易縱跡。歐精於法度。似猶可縱跡。然奇藏於拙。巧出於平。令人不

知其法度之精，其變化又別，

文到淡極淵極，其身分高極，自不屑與時人爭毫釐尺寸，但一氣疾讀數過，再徐讀數過，看神理如何，不然，猝乍也難領其妙，只他一氣盤旋回曲翕闢，非爛熟後其妙不出，

時手非無傷致靈機，然只是閑文架子多耳，如執補講究，單靠典服器用，一時失却，其胸次氣骨，同與塗乙無別矣，質本色人，不事裝扮，其高貴不可言，先輩之體格如是，

文有國手爭先一著，要自不多，正復難到也，

唐荊川稿內摘錄

荊川之學，初時根柢於程朱，甚正，第所得淺耳，亦自知其淺也，而求上焉，遂爲王畿李贄之徒所惑，而駸駸於良知之說，於是乎

荊川之學終無成，然其制義雖晚年遊戲定稿，未嘗敢亂入異

旨流露離叛之意此猶入門時從正之功也其文超詣剪削爲無形之境於眼前道難盡之詞於句外言各如人人各生面得史漢不傳之妙惟震川先生熟於經故其文廣淵荆川先生熟於史故其文精卓足配震川者惟荆川耳自餘諸公則不過時文而已矣於古人實無深得也艾千子刻震川稿而以金正希合焉正希文雖佳然以當太僕夫何敢夫何敢陳名夏輒欲以茅鹿門儷震川而詆荆川爲未進於古法予嘗笑謂牧豎議評今古雖顛倒淆訛而人莫之責以其無知耳與之辨論卽兩牧豎矣記言

荆川先生文寫人物則畢肖其生摹語句則新脫諸口敘事斷案則活現目前描畫情理則曲盡世俗皆得史漢之精思而其排場伏線章法段落機趣句字轉換之奇變亦熟得其妙然此猶

文人之所講也其自言於陽羨山中悟詩文末技如羊棗昌歜之嗜不足飢飽人於是取程朱之書讀之半月乃知其發明聖賢之蘊凡天地間至精至妙之理更無一閒句閒話此類書近世英敏博辨之士以爲老生爛語束閣不肯觀雖敝精於文字竟不[illegible]於老死而無聞觀先生此言足見其用工迥異於文人固宜其爲文直自胸中流出天然合度而得意却在筌蹄蹊徑之外也

先輩作文定循註註所有者必不略所無者必不增此是古人敬謹朴質有法度有學識處

文獻不足二句文云云胡思泉守溪乃逐字發揮格荊川拿捻大意成文較王先一著歸亦未嘗不是逐字發揮格但荊川熟於史漢氣局大轉摸變化無迹一時捉摸不著不似守溪門徑尋

常易入耳。

德不孤德字。直揜仁義廣居大道說。是儒者老家當然。便艾千子必嫌其引孟子語。以下遂家必訶其落立正位句矣。論文不講實道理。而拘牽章句語言。豈復有儒者之文哉。

凡立局須先識道理。題中自有一段道理。便有一樣章法以遂之。自無强撰之迹。吾故謂法生於理也。

古人文字造極。只是細心靠實。無一句游移活蛇。此後人以爲不必然者。古人以爲非此不成文字。而後人試擬之。則又力疲神喪而不能至者也。

只道理圓瑩簡淨。說來沒弊病。便是先輩極高本事。後人要講活脫不著迹。却便弊病百出矣。

時文增出若干閑議論。總於本義不足。本義既足。着筆不多。字字

皆精金美玉。回顧閒議論，無非蜣凡蛆帶矣。

其排場一線貫串。今人如見。其妙得之子長。其鋪張綜落，關照精細，無處不周匝。其妙得之孟堅。

或謂只以己意詮發。究是討便宜法。不知此非討便宜也。本可以順而故斷。此不能順也。故謂討便宜。若是題道理。於口氣中斷乎發明不得。若但以含糊話還之。亦是討便宜。然一無所發明。有何意味。先置於不可發明者。必要發明。而生出夾敘夾斷之法。正是犯難出奇。與討便宜者相反。奈何反以此少之。看其來去變換起沒。真是惡容不測。茅鹿門以爲文通造化。非浮譽也。

文字不特作者難。即知之論之。亦良不易。

布設不遠不近。層層出奇。步步有法。忽起忽滅。忽颺忽收。却只一

氣流出。任他平淡空虛題目。到手便有不測變化。非精深於古文。未易領略其妙也。

漫空起雲。雨點却落在天外。此無中生有之妙法也。

先民不可及。只在精細老實處。似乎板近。而其實高遠。若後人弄虛頭作稀奇事。乃先民之不屑汚齒者也。

通身起伏照應。法律精嚴。而得古文變化之妙。一氣游行。不留影跡。所謂繡鴛憑看。金針不傳者也。然此亦爲凡眼言耳。果具隻眼。有繡鴛。便瞞金針不過。

季氏將伐章文云云。**艾千子**雙關立柱。又復序次遞下。此荊川先生古文法也。以斯知歐曾文字不可不深味。**評**此法不起歐曾。歐曾學史漢來也。荊川熟於史漢。故能得歐曾之妙。但知歐曾。其法便死。不能及歐曾矣○文定批是文。其圈點勒截。即用荊

川看史漢大家法。荊川取之豐山汪齋。今鹿門八家文鈔。乃荊川本也。鹿門綴評焉耳。讀古今文字俱當用此。則眉目分明。見作者命意及法律不苟處○所圈勒止指其關目局段耳。其妙處須看其般鍊全題有略。有詳。有提。有放。有縮題內有補。言外忽起忽落。夾敘夾斷。無一句沾滯。無一句遺漏。筆法句法字法皆得史漢大家之精。乃能有此。不可以逗圈處粗心忽略念過。

此先輩所謂若不得許多圈點者也

秋月而上。碧落如洗。太虛中稍著纖塵。便礙萬里清光。益欲虛實不雜耳。文至純以容行得神。其言只是高深。予看做平常頭巾語者眼低也。吾正謂高深語亦有川不著處。有線索可尋。無蹤影可揣。方圓奇偶。隨手散結。皆成奇觀。文至此方許講古文法度。辨古文家數。時人漫無把柄。略曉得有立柱

作骨。呼應穿插之樣。便哆然以為無難。正如弋陽腔說九宮十三宮牌名板眼。老海鹽已掩口嘲之。況貢崑腔乎。

六經語惟易最難用。亦無人敢用。只震川荊川能縱橫驅駕。點金丹。鑄寶器。自具神仙鼎竈。俗眼訶其卦名。甚謂易不可用。六經不可入文。乃反以村談市諢為妙耶。又云開後來習套。吾未見後來更有何人能如是用經者。若以妄塡易卦之不通而追論作者。是以暴秦燔書而罪及燧人。白圭壑鄰而議連神禹也。總是不知其理而單論字眼。則似兩先生與不通者同。其實自己不通耳。

通篇做題字。並不露題字面眼。今人定滿紙吆呼。要人知我做此字者。定不會做此字者也。

先輩法度之精。鍼線之巧。至荊川而備矣。而純乎大家古文氣骨。

務為甚宏遠不僅以精巧自顯此先輩中所不可及也。其線索之密。如老女治機分綜布經。提挈皆有度數錦文雖細。要只是法細也。

萬物並育四句文云云。**評** 荆川答皇甫柏泉自謂其文所謂宋頭巾氣習。求一秦字漢語了不可得。正如村俗匠人不欲見技於輪扁故不敢諸正其詞諷皇甫也至矣此等文若不從太極通書正蒙會其旨趣。那得此高簡的實之妙近世名士祇求秦字漢語却不曾得秦漢家奴脚汗。便欲瀾詆宋人視荆川此等文文將何如也。

文境高古老潔如深秋登玉女峰。登山之頂。萬木之杪。皆在脚下。上面日月星辰亦別無他異。然天下奇觀却無過於此矣。

先輩論文品以本色為第一。荆川亦謂其千古隻眼人信手寫出。

如爲家書便是宇宙間絕好文字無他只是入情入理自然曲折如法情不真理不當即翻翻說好話講繩墨不可謂之有法也。

文之妙亦只是步步逼得緊變化從此而生。

摹寫語氣如新脫諸口其中鈎聯起滅轉摺倒互曲盡其妙而天趣橫流一筆捧就須知原不在語氣上摹寫也。

儁巧終不能勝老當故知凡文求儁巧動人正是本領不濟事處

文至冰清雪淡直是難得滋味出須不食烟火老仙可與其地爐共語耳便是急流勇退人到此也去不得何論俗物。

先輩文於謹嚴潔淨中別具一種風格非後人之所能爲亦并不使後人知愛慕其源流甚高甚遠隆萬後從講章求之便相隔萬山矣。

開口自然流動，得其神理，乃能搖曳爽猶。

荆川之文，一題必有一樣法度，至什伯千萬之不齊，其法豈可求乎。可求也，但舉一切講章與時師指授之陋法，一洗空之，至於盡忘，然後取白文諷詠，得其自然神理節奏，如庖丁之解牛，依乎天理，批卻導窾，因其固然，每至於族，見其難為，視止行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恢恢乎游刃有餘地。只此數語，足以盡荆川之法，所謂一題一樣，什伯千萬不齊者，止此一樣而已。

昔者趙簡節文云云【評】洪濤汛流，湃瀨漩洑，魚龍沙石，神物百變，皆挾之而東奔，斯海內之奇觀也。請問講先輩法家，此為如題挨做否乎。陵駕才情否乎。敘事著議論否乎。為案為斷，眉目有不分否乎。股法段落合繩尺否乎。吾知必瞪目直視，欲發聲而不知口處矣。

昔人稱梅聖俞詩。能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梅集只是淸眞刻削。不著脂粉耳。不著脂粉。而精彩穠麗。神氣生動。自左傳莊子史記而外。其妙不傳矣。

問有餘一句文云云。**評**就曾晳一問便寫出他春風沂水胸懷。就曾子一答。便寫出他誠身守約一本孝經體段。即語言之下。得見其人。此是文章第一等妙處。司馬遷爲史家之冠。也只得此妙。吾謂荆川文從史漢得力。正爲此也。若他人學史漢。止在段落筆意詞句間摹擬形似。從何處夢見古人哉。

荆川截搭題文。人但見其流走圓融。一氣順成耳。須翫其中鉤綰提串。顚倒翻跌之妙。如李營丘畫樹。必無一寸直枝直幹。而干霄拔地之勢益奇。慶曆以後講截搭題法。皆從此出。茫然不能尋其自然流轉一氣無迹之妙矣。

鄭人伐許節評云云【評】有排場有事實有言語此題中之堆垛也有真情有駁辨有比例有判斷此題外之堆垛也先案後斷則敘處呆板夾案夾斷則忙亂支離此却將題中題外堆垛以一鑪鎔鑄而出之或挿入敘記中或提出語句外或增補閒情或簡省文法可長可短忽整忽斜看左傳國語公羊穀梁及史記漢書同敘一事各見妙筆此詳彼略東漲西坍情事不殊境界頓易此所謂化工手也惟荆川得其奧耳組織記事問答忽在辭外忽入辭中有形無迹用筆入神此精於史記者非時文挨講之所有

五羊之皮句文云云【評】杜子美詩最多拙朴俚碎之句然其牢籠物態雕鎪人情正於拙朴俚碎中得古來不傳之妙故昔人稱曰子美詩之聖堯夫又別傳荆川先生自言其詩率意信口不

調不格。以寒山擊壤爲宗。而其譏當時名家。消磨剝裂於月露蟲魚。以摸著唐勃曹植蕭統爲聖人。而獎爲其後。又自謂開人詩文。如羅刹國人騾門雜音。不省爲何說。其啞罵如此。正有得於少陵宗旨耳。此文刻畫皆在俗情細事。而天眞爛熳。無中生有。谷際散花。遂成奇絕。乃知後人之修飾字句爲雅者。正古人之所謂俗也。

斯須受樂爾卒節文云云。**評**大開大合。一筆鋪排。彌望千里。蒼蒼莽莽。不知所歸。乍覽之似拙鈍。似疏漫。其間經營細巧。神針暗線。錯綜洄伏。皆藏於拙鈍疏漫之中。評者遂以爲文勢不聯貫。幾乎笑殺荊川也。

孔子之仕至末文云云。**評**隨手布置。縱橫由我。妙合自然。令入其中者。如武侯江邊亂石。迷離不辨所之。此等力量。荊川實自向

班馬密室內得其寶鏡三昧來。只看他中間六段匯藏隊伍首尾。此班馬章法鋪演之妙也。一結關波。獨見情蘊。含蓄掩映。此論贊寄託之妙也。寫孔子行道。句句發明孟子受餽。却不曾夾插。此傳志用意之妙也。後人不解古人作法。不但不能為。并且不能讀。輒敢評為順衍成文。不得其筋節所在。豈非村頭陀妄訶法王。瞞却當墮阿鼻者耶。

雙峰插天。中間石梁懸渡。清秋聳嶽。無纖毫雲霧廕蔽。居人以為本體如常。觀者得見真形。遂成奇絕。要知此等文不是古人不會調弄花手。夾插辦才。正以還他本色。不言而喻為高耳。

不持寸鐵。借刀殺人。趁空打劫。不煩言而意徹。此白描活現之法。即禪家縱奪機鋒。正在回互得之。

雜採游戲。自具鈞機。烹鎔煅鍊。自開丹竈。還返位之自然。造吾文

之奇特。乃知呆講挨演者入死窟。凌駕跋扈者落魔軍也。

開合轉側。起後斷續。逐步變換。意境屈曲。無一節馳騁寬衍。而其氣直達。其勢雄勁。蓋必變換屈曲而後成其直達雄勁之奇。此古人之秘密藏也。歐曾以後。於荊川見之。學者熟玩。自得其妙。

馬君常謂直還本題。略加搠跌。便極變化。今人無此識力。不可下此手。然不可不知先輩有此法門。其說已極痛快。或又改之云不可藉口先輩有此法門。則直禁人作本色妙文矣。不知此正是先輩正宗。初非别傳異體。何不可下手之有。吾正苦人不肯藉口此法門耳。要之此皆看來。原是馬腫背也。

荊川詩有云。文入妙來無過熟。書從疑處更須參。不參必不能熟。學者正宜參之。

道理真則不消賣弄。道理熟則不待安排。

一氣旁薄直達而屈拗蟠旋無一筆直下節節相生相顧或偶或單若有股法若不論股法其中紀律精嚴又復游行自在神通至此眞不可方物矣

時下謂經無可用處聞之不禁啞然公自不會用耳如詩經誰不讀來乃竟廢爲無用眞枉此一讀也然今人讀詩者又有穿鑿翻案之患則其罪又重於不能用季本極無知妄作或謂荆川受其說此誣也荆川與季書云願益深所養使此心虛壹而靜自所獨然不必盡是也衆所共然不必盡非也其教正之至矣

呂子評語餘編卷一終